



忆海拾贝

诗风雅韵

## 割草的小姑娘

■张忠林

“割草”这个词，现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什么意思，50岁以上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。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割草，不是现在意义的除草或拔草。当时，割草是农村孩子的一种生活技能。提着篮子到地里割完草，有的把草交给生产队挣工分，有的把草晒干后自己家烧火做饭用。挣工分的话，割一天草挣不了3分钱；烧火做饭的话，割3天的草晒干后不够做一顿饭用。

我的同事梅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生，当时家中很穷。那时上高中靠推荐，梅没有被推荐上，就回家干农活、割草。由于年龄小，干不了重活，只能割草。虽然家里很穷，但梅喜欢学习，在不重视教育的年代，她也是出了名的尖子生。学习之余，再下地割草。

一天上午，她在地里割完草，正坐在路边休息时，碰到了骑着破自行车的校长。穿着一身破衣服、满身泥土、小脸留着汗的梅看见校长后，不好意思地从路边往地里躲，但还是被校长看见了。当时是恢复高考的前夕，校长知道梅的学习成绩很好，就对梅说：“你回家准备准备，到学校上学吧。”

梅赶快跑回家，将在地里遇到校长的事儿告诉了父亲。父亲不敢相信女儿说的话，半信半疑地给梅收拾点儿生活用品，用架子车拉着最简单的行李，梅坐在车上，赶快到学校去了。

校长亲自安排，让梅作为插班生进校学习。梅是个能吃苦的孩子，她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农村学习环境差，夏天蚊子把腿都咬破了，肿得一片一片的。

通过苦读，梅最后考取了中南财经大学。

梅考上大学这件事，在父母心中是件天大的喜事。梅的母亲想把梅打扮漂亮点走出村庄，她将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那点钱还不够给梅买几尺布做件衣服。最后母亲又卖了鸡蛋才凑够几块钱，买来几尺当时很流行的“的确良布”，给梅做了件衣服。路费呢，是村里左邻右舍凑的。

父亲送梅去上大学，临行前，母亲为父女俩烙了一摞油馍，让他们带着路上吃。邻居拉着架子车走了60公里，把父女俩送到许昌坐火车。从家里出发时，邻居几十口子都出来送。老嫂子说：“我也不说啥吉祥话，你是咱村的骄傲啊。”二大爷说：“你有出息了。到学校好好学，将来到咱公社当个干部，吃商品粮，多好。”邻居们把梅送到村头，这个叮咛、那个嘱咐。走出村很远了，梅回头看看，亲人们还在村头站着。李梅流着热泪辞别亲人，走向希望之路。

从许昌到武汉再到学校，父女俩吃饭没花一分钱，饿了就吃自己带的油馍，渴了就喝点水。把梅送到学校后，看到有卖方便面的，父亲没吃过方便面（那时候吃方便面是件很奢侈的事），懂事的梅花几块钱为父亲买了一盒桶装方便面，父亲泡着馍吃。父亲说：“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饭。你这么争气，我这辈子值了，咱家再穷，也得让你在学校吃饱。等你有出息了，咱家都好了，我跟恁娘在村里人家也都高看一眼了。”

父亲从武汉返回许昌后，为了节省两块钱的车费，就从许昌步行60公里往家走，整整走了一个晚上。父亲到家时，身上仅剩下两块没吃完的油馍。每每想起这些事，梅就心酸得落泪。

梅始终没有忘记当年让他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的校长。后来校长病重期间，她不顾生活的拮据，拿出几千块钱为校长看病，感恩之情得到了大家的赞扬。

当年割草的小姑娘，现在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休，有一个幸福的家，女儿从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到一线城市就了业。

梅现在仍然保留着农村姑娘的朴实、勤俭，纯朴的人品让人接触时总有一种好感。

## 海的情怀

■刘忠全

我躺在金色的海滩上，柔软、舒坦，做着海一般蓝色的梦。  
海浪，雪白飘逸，从远处腾卷而来，像一床蓬松的絮被，盖在我身上，一会儿拖进海中，一会儿抛到滩上……

啊！大海，生活的摇篮，一代一代的弄潮儿在这里养育成长。

我漫游在大海里。

海浪像雪球般地向我压来，吞噬我，却又像汉白玉的阶梯，托浮着我，漫游在波峰浪谷之间。

是折磨？是考验？

我的双手变成了两把桨，在海浪中划着；生活的大海啊，只要荡起意志的双桨，人就不会沉沦。

一朵浪花携来一只彩色的贝壳，躺在海滩上，海浪吻着贝壳，像慈母送别游子，去了又回来，回来又去。不管离得再遥远，贝壳总是俯首帖耳在倾听着海的召唤。

因为它有着一个忠于大海美的灵魂，大海才赋予了它一个美的躯壳。

海的梦是甜的。

海的水是咸的。

梦中有着理想的快慰，水中有追求理想的痛苦的泪水。  
没有咸的海水，也就没有甜的海的梦。

海水越咸，梦才越甜。

## 平常心态度春秋

■吴敬

退休之后逍遙走，不为沉浮再发愁。  
临帖摹碑凭兴趣，读书看报没强求。  
夏天炎热防中暑，四九严冬御寒流。  
淡饭粗茶过日子，平常心态度春秋。

